

提拉克与印度的现代化

倪 传 铮

印度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走着崎岖坎坷的道路。众多的现代化先驱者、思想家探索着、思考着，也历经困顿、迷惘。巴·干·提拉克(1856—1920)，是印度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也是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甘地称他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①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印度政治上的急进与社会上的反动之灾难性结合”的代表人物。^②本文着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提拉克的思想行为及其矛盾。

一

提拉克是以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开始他的社会活动的。24岁就在浦那地区创办新英语学校，4年后建立了德干教育协会，翌年又建立高等学校——福开森学院。校中开设英语、现代理化和印度历史等课程，他亲自讲授数学与梵文。他认为，应该努力传授科学知识，进行文化道德教育，以求得民族的进步。他与同伴们写道：“在人类最文明的一切因素中，”教育是把印度“提高到最先进的民族水平上”的极为重要手段。^③他不断抨击一些传统性的落后现象。在创办的《马拉特人》和《狮》两种报刊上，愤怒谴责富者和高级种姓剥削穷人、弱者和低级种姓的丑恶行为。他特别反对不可接触制。认为，那是“印度社会的耻辱”，其“罪恶性质是无可争议的。”表示，“如果神容忍不可接触

制，我就不承认他是神。”^④

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先进技术科学设备。认为，必须在现代科学发明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在各地兴办近代工业、小型工业，并改进原有农业经济的性质以适应近代工业的发展。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高潮中，他亲自带头组织民族商店，兴办工厂，设立司瓦德西(自产)市场。

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变印度传统封建的政治制度，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让独立后的印度成为“联邦共和国”，他说：“我们印度人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深信代议制的人民政权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向往的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方类型的制度。他曾抨击当时俄国封建性的沙皇统治，赞同“俄国官僚政府是最坏”的说法。提出，未来的司瓦拉吉(自主)政体，应当是“民主的司瓦拉吉”。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就是围绕着争取“民主的司瓦拉吉”的实现而抗争着。也由此成为公认的印度国大党极端派的领袖。

①甘地：《青年印度》，英文版，第791页。

②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册，第35页。

③《1883年新英语学校工作总结》，引自列斯涅尔等主编：《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与提拉克的活动》，俄文版，第40页。

④巴帕特编：《忆提拉克》，英文版，卷2，第204～205页。

提拉克生活的年代，是印度开始迈向现代化的时期。从他的主张和行动中，还不能看出他对现代化的完整深刻的理解。他更没有直接使用“现代化”这样的字眼，但是已反映出他对现代化有明确的愿望与追求，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印度有着沉重因袭的包袱。马克思曾深刻地描述道：那里是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着命运。东方专制制度以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为基础。人们是迷信的驯服工具。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产生着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①要改变这种社会的性质、面貌，就要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理性化，使社会的基本结构、组织形式，乃至观念意识形态等等都截然不同于以往，实现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行为层面的重大变革。对这问题，印度当时的社会活动家还认识不清。有的人强烈固守着原有的传统，特别是传统宗教不放。认为那是极其美好的。即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奥若宾多·高士也要把民族运动溶化到印度教学说中，号召人们根据自己的达摩行动，争取最终达到与神的冥合。另有一些人像国大党的温和派则认为，印度的进步就是依靠英国，走英国道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更有一些人认为，现代化主要是生活方式西化，说英语，穿西服，抽雪茄，叼烟斗，用刀叉，啃牛排，连房屋也按英国式样建造和摆设。

较之这些人，提拉克有很大不同。他对社会不同层面的现代化都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确定性的主张。蕴含着民主性、科学性和世俗性的思考，并付之实践。但是，必须指出，提拉克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也是突出的。

他倡议以大型宗教仪式纪念甘内沙神。甘内沙神是印度教诸神之一。甘内沙节是传统节日，不过没有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提拉克把它变成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每年十

天，届时进行印度教教义的宣传、讲游、演行。

他对印度教典籍做出某些近乎武断的分析，借以激发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893年出版《奥利安或古代吠陀的研究》。论证说，以天文学的计算法，可以推断印度最早的宗教文献——《梨俱吠陀》的编订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而欧洲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以此说明，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要比西方人所断定的早数千年。1903年出版的《吠陀里的北极发源地》，也是研讨印度雅利安人种起源问题。书中说，北极是雅利安人的起源地，即印度人和其他印欧语系远古祖先的发源地。雅利安文化源应该上推到最古的吠陀时代以前数千年。这些结论，论据不足，更多的是服从政治宣传的需要。

他对一些传统的变革，态度不明朗。如反对英印政府关于结婚年龄的新法案。早婚是印度传统恶习。1891年印度中央立法会议酝酿提出新的法案，要把妇女法定婚龄从10岁提到12岁。温和派一些人士支持这个法案，提拉克和正统印度教徒却反对它，形成以提拉克为中心的反对浪潮。^②

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人们感到，提拉克是个正统的印度教徒，蒙昧主义的代表人物，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急进民族主义与最反动的正统的印度教势力的联合，是因提拉克而著名的。”^③他那一派意味着“蒙昧主义”、“保守的、反对西方文明的正统印度教”的倾向。^④

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是该民族自身的进步。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失去民族性也不应该失去民族性。现代化又必然是对传统的突破

①参看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

②后来提拉克态度有变化。

③《今日印度》下册，第44页。

④爱德华·汤姆森与加拉特：《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起与源实践》，英文版，第489页。

和否定，即对陈腐消极的传统因素，从思想意识到行为方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维护旧的落后的传统因素，必将不利现代化。提拉克曾表示，“不希望在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名义下失去民族性。”这是正确的。但是又把印度教看成是民族的精华。认为，印度教是印度“仅剩下的财富。如果我们忘记它，我们就会像伊索寓言中的笨鹅抛弃珍珠一样。”又对印度的历史做夸大的武断性结论，对某些改革不积极。这都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探讨提拉克在利用印度教时，有什么合理方面。

应该肯定，他颂扬印度教不完全是搞宗教迷信活动，有时也侧重汲取典籍中积极的哲理思想。对《薄伽梵歌》的研究是个突出例子。《薄伽梵歌》语言优美，又富有哲理。它融合古印度思想家所认定的人类前进的三条途径：智慧或知识的途径、信仰的途径、行为的途径。提拉克的《梵歌的秘密》集中评论了《薄伽梵歌》。指出，取得知识或献身于造化者都不是人类争取的最高目标。人类应该有更高的一步，即公正的行动。智慧的途径、信仰的途径都是行动的基础。“我们的结论，《薄伽梵歌》是倡导在世界上采取行动，即使行动者通过知识或信仰途径已经达到和最高神的最完善的结合之后，仍然要遵循造化者为世界安排的正确的进化途径，去保持世界的进步。”^①这是将对古代印度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争取人类进步的“公正行动”结合起来，使人们带着正义感、自豪感，去争取前进的崇高的新途径。

其次，应该肯定他颂扬印度教文明，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激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这就涉及到本文的第二部分了。

二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

了深重的灾难。提拉克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在他的政治社会活动中，一贯奋力地揭露殖民者的罪恶，宣传爱国主义。并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运动的新纲领，力争印度民族的进步。

他在创办的一些学校和新闻报刊中，都以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民族自豪感为宗旨。新英语学校的教员们“以最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进行民族教育的工作。”要使“沦亡的国家”走向“复兴”。^②提拉克的亲密伙伴契普隆卡说，要使学生“变成坚定的，不可抑制的爱国者”。^③这正是提拉克的心愿。

《马拉特人》和《狮》更是提拉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前者以知识界为主要对象，后者面向一般群众，都以“教育人民怎样来批评官僚政治”^④，即殖民者的暴行为目的，一开始就富有激进、“不妥协的”特色，^⑤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白种人的“种族优越论”，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明。^⑥人们称提拉克以“自豪的、爱国的，刚毅的、宣传者的笔”战斗着。

他常嘲笑英印政府的地方官员玩弄虚伪假民主的一些作法，称之为“大笑话”。^⑦不断揭露殖民者的残暴、专横，甚至点名道姓地抨击。把殖民者草菅人命的罪行，比之为瘟疫。说，瘟疫比官僚政治的代理人要仁慈些。把英殖民者与俄国沙皇统治相比，说

^①达拉·昌德：《印度自由运动史》英文版，卷3，第138页。

^②列斯涅尔等主编，前述书，俄文版第40页。

^③同上，第34页。

^④斯里库马兰·奈尔：《巴尔·甘·提拉克是表现为极端派的稳健派》，华中师大历史系编《印度史参考资料》，第2期。

^⑤同②第35页。

^⑥达拉·昌德：《印度自由运动史》英文版，卷3，第642页。

^⑦斯里库马兰·奈尔，前述文。

前者更坏，更残暴。^①

英殖民者鼓吹为印度人民带来文明与进步，印度情况在不断改善。提拉克驳斥说：印度大部分居民正在用传统的体力劳动方式去谋生。“从经济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大部分劳动居民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就不能讲这个国家的情况已改善了。”^②

他发起举行民族节日活动，纪念马拉特民族独立斗争中的英雄西瓦吉。以人民喜闻乐见、熟悉的民族传统形式吸引着各阶级的群众，在最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着爱国主义的教育。

提拉克进而提出民族权利问题，他认为民族运动最高目标应该是“司瓦拉吉”（自主），这是印度人民“天赋的权利”。这种提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天赋自主”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曾有“天赋人权”说的创立，那归功于西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而“天赋自主”说则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创造。它充分肯定了民族运动的正义性，其历史意义绝不低于前者。我还不能明确说提拉克就是这一学说的最早的创立者，但他是最热情，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则是无疑的。他宣传这一说法，而且完善它，提出争取这种权利的手段。他说：要用司瓦德希（自产）抵制英货运动来“制止从这国家榨取成百万的卢比。”自产“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让欧洲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对待的那种制度，并且迫使政府给予我们以不列颠公民的全部权利”^③ 凡买英国织品，即使一码者也应视之为“祖国的叛徒”。^④ 这是把自主、自产、抵制英货的行为看作是国民的基本公德。而后两者又是为了实现“自主”这一崇高目标，不是盲目排外。这样，“天赋自主”说有了完整的内容，自主、自产、抵制英货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后来他再加上自己长期坚持的工作——民族教育，这四项成为1905—1908年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年代群众斗争的纲领，也长期激励着印度人民去争取民族、社会的进步，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当时提拉克周游全国，出席各种集会，阐述和宣传这些思想。当国大党温和派要放弃这个纲领时，他坚持着。在温和派和极端派公开分裂时，他号召人们不要从通过四点纲领的加尔各答大会的立场“后退”^⑤

可以说，是提拉克把自主、自产、抵制英货、民族教育这四点的重要性提到它们应有的高度；是提拉克把这四点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由于提拉克的活动，这四点成为印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运动的纲领和旗帜；最后，也正是他坚持着这个纲领，推动着运动的发展。

提拉克对殖民者的斗争，正符合当时印度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当时印度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殖民者的统治。印度是在英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沦亡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一方面以本国人民的贫困和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发展条件，另一方面又以东方落后民族（特别是印度中国等）沦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为之提供市场、廉价原材料与劳动力为发展的国际条件。这就迫使印度与中国走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摆脱殖民体系就摆脱不了贫困，灾难，就谈不上现代化。要进步，首先就要争取民族独立。说提拉克活动符合当时印度现代化的要求，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在这方面，提拉克又存在着矛盾。

他没有认识到殖民者的残暴，贪婪罪行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某些殖民者个人的品德问题。他提出要把殖民者的这种残暴行径和

^① 斯里库马兰·奈尔，前述文。

^② 安东诺娃等主编，《印度近代史》下册，三联版，第709页。

^③ 斯里库马兰·奈尔，前述文。

^④ 安东诺娃，前述书第770—771页。

^⑤ 列斯涅尔等主编，前述书，俄文版，第583页。

英国殖民政府、殖民制度分开把前，者称之为官僚政治，认为反对殖民者的暴行不意味着反对殖民政府本身。1908年斗争高潮中，他说：“官僚政治不是政府。批评官僚政治并不是导致对于在这个国家依法建立的政府的蔑视和仇恨……官僚政治并不是‘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同义词。”^①实际上，他既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暴行，又对英国政府抱有幻想，希望有一个仁慈的英国政府帮助印度的进步，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在以后民族运动深入发展，逐步迈向新阶段时，他基本上没有冲破这个思想框框走向新的高度。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提出应该保卫英国，为之尽忠，在1914年8月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声明，表示效忠英王，对英王忠诚，强调继续保持与英国联系的重要性，否认他有任何颠覆英印政府的意图。1920年甘地开始发动不合作运动时，提拉克发表宣言，考虑向英殖民者“提供合作”。

他所主张的司瓦拉吉目标也是模糊的。司瓦拉吉一词原出现吠陀经典中，在印度民族运动中，各方人士广泛运用了它，各自赋予的含意不同。国大党温和派把它说成是英帝国统治下的自治，极端派的激进人士把它说成是独立。提拉克也没有直接把它解释为独立，国大党温和派领袖郭克雷认为，“提拉克始终不曾了解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②这种模糊不清表现了他的动摇。

提拉克也混淆了爱国主义与狭窄民族主义的界限。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民群众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一种极为深厚，珍贵的情感，但是祖国是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爱国不是盲目去爱祖国的一切，落后的因素不能去珍惜。如前节所述，提拉克在激起民众爱国主义情感时，不适当利用了印度教。他认为对印度教的自豪感就是对民族的自豪感。并且以印度教为纽带去团结发动群众。这不但不利于剔除印度教中消极因素，不能更广泛地团结民众，他本人没有

鼓动教派主义却也无法使国大党不带有印度教色彩，无法防止他人去煽动教派主义，更不能使印度民族运动甩掉宗教影响，赋予它更现实的政治内容，得以长期地推进。

清醒地认识西方国家侵入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易的事。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侵入本身的辩证法，认为“建设性的使命”与“破坏性的使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③在当时东方落后国家，人们是认识不清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排斥西方的一切，包括先进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成果，带有强烈传统卫道士的色彩。鼓吹现代化的人士却又崇拜西方的一切，对殖民政府、殖民制度也抱有幻想。提拉克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不是盲目排外主义者，拒绝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也不是洋奴买办。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他仍然没有认清殖民制度的实质与西方“传播文明”的双重使命。西方先进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无论正效应、负效应都是强烈的，正效应激励着人们，提供着经验与教训；负效应则模糊了西方侵略掠夺东方的实质。提拉克的矛盾也是这种示范效应的产物。

三

提拉克十分重视发动下层群众的工作。这是他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曾说过，农民是印度的“中坚”、“脊骨”。“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将在司瓦拉吉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削弱封建王公、种姓宗派在群众中的影响。1889年他提出，全印立法机构成员要由民选的省立法会议选举产生，由各个管区代表组成，而不是

^①斯里库马兰·奈尔，前述文。

^②斯里库马兰·奈尔，前述文。

^③《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

由封建土邦贵族、头领控制的地方团体和高级种姓组织的代表组成。^①这些见识是当时一般政治活动家所不具有的。

他推动国大党走向群众。国大党建党初期是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派别，不愿也害怕与群众接触。提拉克不断提出，国大党要面向全印度，要“向下看。”明确宣称：“我们尽力帮助的是贫苦的阶级。”^②提出：“我们应诉诸商人、手工业者和工人，就像诉诸有学识的阶级那样。”国大党应该成为“人民的国大党。”应该“引导工人和农民加入国大党。”这些主张并不是要改变国大党的性质，而是要国大党采取措施走向群众，发动群众来强化自己。国大党中的一般成员，特别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向群众，走向工农，按提拉克的建议“教育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向他们提出，怎样进行立宪式的斗争。”^③引导他们重视自己的价值，在群众中产生了启蒙作用。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西方反封建斗争中的启蒙思想家，说，他们“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印度国大党中激进人士在群众中也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印度的现代化“启发过人们头脑”。

提拉克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展开的群众工作，影响和声势都很大。正因为这样，90年代后期，下层群众有了较多的发动。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进入高潮，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一些地区群众斗争的有力发动者和组织者。1908年7月，提拉克在斗争中被捕，孟买工人举行10万人的政治总罢工，抗议对提拉克的迫害。出现“国父 提拉克万岁”的口号，充分显示了提拉克群众工作的成效。

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最彻底的群众运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意味着生产力大幅度的增长，工农大众正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力

量。制度层面现代化的主力同样是广大工农群众，他们实现着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制度应有的社会功能。思想行为层面的现代化更牵涉千百万群众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的深刻变更。因此，提拉克的群众工作，最深层的意义在于将更多的群众吸引进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不要认为，提拉克在这方面与一般资产阶级活动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他思想中，群众是要发动，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却不能放弃。真正的主体力量仍然是资产阶级。他对资产阶级的知识界人士说：“你们是群众的自然领导人。”他要国大党群众化，不是要国大党的工农化，是要工农跟随国大党，实现国大党尤其是极端派的目标。他并没有提出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问题，不提变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劳动条件的改善，更不要说工农群众现代意识、理性精神的生发了。

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派对工农群众的发动，即使在1905—1908年斗争高潮中，也只能是浅层次的发动。从现代化的进程说，这种发动是让群众带着无数旧的历史积淀和赘瘤，蹒跚地、挣扎着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要真正理顺现代化动力与主体力量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资产阶级的活动家都不可能。

提拉克这个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思想家，对印度现代化是有贡献的。又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没有迈向更新的高度。我们对提拉克应该给予新的肯定，既不能苛求，也不能不看到他的矛盾和局限性。

^①列斯涅尔、前述书第59页。

^②列斯涅尔，同上，第页。

^③同上、第68页。